

狂野的

渴望



大白文艺

狂野的渴望

(美)欧文·华莱士著

(中)王金铃 译

太白文艺出版社

狂野的渴望

美国情报局总裁贝尔格雷夫，中饱私囊，勾结南朝鲜情报处总裁金载及李炎，在“玻璃室”密谋用性感迷人的女间谍作色情诱饵，刺杀总统。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 抢班夺权，纵情声色，将社会陷入动荡之中。而且李炎在美国蛊惑民众，大发横财。同时导致了一系列国际阴谋、暗杀与暴力活动。当李炎遭到美司法部追查时，贝尔格雷夫对内勾结黑手党，对外收买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拷打证人，暗杀菲尔。菲尔不畏淫威，不为利诱，在饱受虐待的顺姬等人的帮助下，终于获取了前情报局以胡佛遗留下的一份秘密“宝石密件”，将贝尔格雷夫这个叛徒的种种罪行大白于天下……

本书情节紧张惊险，扣人心弦。作品中的性描写恰到好处，既让人了解到了西方社会统治者的荒淫糜烂，又使人听到了那些用色情作间谍而苟活的女人们的痛苦呻吟……尽管她们都被驯化为性机器去为统治者的阴谋效力，但她们心中却残存着美好的人性和对真正爱情的憧憬，在血风腥雨中，她们仍与情人们品尝着床第之欢……

第一章

美国司法部副部长菲尔·里克一面啜吸着带有伏特加味道的冰块水，一面仔细阅读《华盛顿邮报》上的《一周大事》专栏。

日本樱花虽然迟来了10天，但水坞神社四周那些蛇形树枝上光彩夺目的红色和粉色花朵依然吸引着数以千计的观光者：吹吹打打齐步前进的乐队，骑在马背上的朝拜者以及形形色色的达官显贵。好象是为了配合日本一年一度的樱花盛开的奇景，首都华盛顿也呈现出一片节日的气氛，演出各种精采彩诱人的文艺节目。

在肯尼迪艺术中心，狄·布鲁斯指挥着国家交响乐团。艾森豪威尔剧院荣幸地重新上演了伊丽莎白·泰勒主演的《小狐狸》。米凯·巴里希尼克夫在哥剧院演出《拉桑那布拉》舞剧。国家美术馆展出杰出的法国印象派画家卡米里·皮萨罗的一幅作品。

菲尔翻到电影广告的那一面。去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影片广告登在马瑞琳·钱伯斯主演的色情影片《欲海难填》——这个片名起得很恰当——的广告旁边。他放下《邮报》揉揉眼睛，站起身来，本想上楼，但一转念，又拿起厚厚的星期日《纽约时报》，走到柔软舒适的皮面长沙发旁，伸直身子靠在上面，把手中的《纽约时报》放在旁边的茶几上。

菲尔把里面融化着冰块的杯子举到一盏提泛尼彩色玻璃灯下，注视着折射成为一小块一小块带到棱角的彩色光线。他星期五晚上去了一趟纽约，想再做一次尝试，与奥得丽破镜重圆，但却未能如愿。他现在后悔不该去纽约，并奇怪为什么自己不承认人与人的关系会有这样的时刻：一个你曾经与之心心相印的女人居然能

够手里拿着马提尼酒杯，从杯口上面看着你说：“我对你没有任何感情。”

他们在奥西尼餐馆一面吃着麦糕，一面交谈，还喝了一杯上好的巴德里诺酒。他们甚至还同枕云雨。但是，那一切都不过是个形式，仅表示对过去还有那些怀念而已，然后便是有礼貌的吻别。他闷闷地坐了很长时间的火车，回到了华盛顿。现在他得独自一人度过星期日晚上的剩余时间。他从来就不喜欢星期日。就菲尔记忆所及，星期日是需要设法打发掉的一天。星期日是举行葬礼、婚礼和在电视上观看无聊的足球比赛的日子，还要完成星期六晚上未完成的事，再带着内疚的心情想到尚未为星期一出庭作好准备。

菲尔看了看那3个装档案的棕色硬纸盒，里面装有关于李炎法师和他的“万能佛教教义会”这个重要案件资料的影印件。如果他不去纽约，留在家里研究档案，本来可以舒服得多，但是对前妻的依恋在他心中却占了优势。他年岁已大，但难改变习性，对已告失败的事情总是不甘心。

他拿起《纽约时报》的第一部分，上面刊登的消息简直是一幅把不相干的事情强行协调在一起的超现实的抽象派拼贴画，这幅带有疯狂性的大杂绘画面的设计者是那些一直在玩弄着“东西方对峙”这个把戏的、并非通过选举产生的国际列强的代理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海军在挪威沿海进行军事演习；一艘用钛制造的苏联潜艇在缅因州的近海水域下面巡游，这艘苏联潜水艇的速度和深度使得五角大楼的军事专家们感到震惊；加里利北部的两名以色列儿童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火箭射杀；新当选的总统赦免了两名犯有非法窃听罪和非法闯入罪的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

菲尔放下报纸，站起身来在屋内踱步，心想总统在这两名联邦调查人员的赦免会再次使得情报的那些狂热者毫无顾忌地放手去

干，而就是这些从事秘密活动的特工人员可能直接影响他本人处理南朝鲜李炎法师一案的结果。他现在掌握了揭露李炎法师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南朝鲜中央情报部特务的足够证据。这个消息一旦走漏，在国际上将会引起强烈的反响。

南朝鲜是盟国，而且菲尔认识这个亚洲国家的总统、以前的X将军，他们是1967年在越南认识的。如果李炎法师受到审讯，X将军就会向国务院提出抗议。菲尔的上级就会受到压力，被迫以国家安全名义停止调查。他已决定，如果出现那种情况，他还是要干下去。迄今为止，司法部长阿瑟·布朗宁一直是支持他的。

菲尔上楼来到了2楼的书房。这幢楼位于乔治敦区，共有3层。他每月花一千二百美元租下这座有二百年的历史的装有护墙板的红色楼房，他喜欢周围的环境。它象征着美国早年的历史，而且离司法部很近，几分钟就可到达。无需拐弯，沿着马萨诸塞路一直向前就是司法部。他的邻居是基辛格的哈里曼，还有两名参议员和5个乔治敦大学学生。这5个学生合租了与他的住所相邻的一幢房屋。这个富有历史意义的地区既安全又舒适。

书房宽敞，有高光束装置和舒适的皮革家具，地板上铺着拿伐鹤地毯。红木墙上装饰着两幅带框架的广告画，一幅是斯梯夫·麦克昆在一部名为《勒曼司》影片中的电影广告画；另一幅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马里奥·安德列狄在佳拉马赛车场到达终点线时停车动作的镜头。

菲尔斟上一杯斯托立基那牙酒，重新加上冰块，放在一旁，让它凉一凉，然后拿出一套甲壳虫乐队演奏的旧唱片，自从约翰·兰农被暗杀后，他就开始放他早期灌制的唱片。带有传奇声音唱道：“她得到了一张车票。”

菲尔端起酒刚要喝，突然从柜子后面的椭圆大镜子中看到了自己的形象，他暗暗吃了一惊。

那是一张有点陌生的面孔，虽然他那高颧骨的轮廓不那么明显了，那双柔和的棕色眼睛的边缘出现了永久性的黑圈，但是从那端正的五官中还可以看出是他的面孔。脸上那块手术修整过的地方现在似乎看不出了，那次修整手术是在1967年由纳川野战医院的一位军医做的。当时正是越南战争的高潮，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坚持认为战争不仅可以取胜，而且对美国经济有好处。

当时他是里克上尉，受纳川第一野战军的军事情报组领导。该情报组是与X将军指挥的南朝鲜“老虎师”联合组成的司令部的一个分支。

那天，菲尔正在村庄里审问一名越南妇女，那村庄被X将军手下的一个营夷为平地，57名村民被杀死、烧死或打伤。他正站在一个小房子的屋檐下，通过一名译员向那老妇人问话。这时，一颗9毫米长的子弹“嗖”的一声从灌木丛中射出，擦过一根支柱，打进他的颞部。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他经过整形手术，被插上导液管，伤口被切开，然后又缝上，结果从他的下巴到嘴角永远留下一条带点蓝色的伤疤。伤疤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他脸的右侧，最近这道伤疤似乎在移动，好象是一根越来越大的触角。他呷着俄国伏特加酒，用刷子刷着他那波浪式的棕发，发中已日益明显地出现了一些白斑。虽然41岁，他那6呎高的身躯仍然整洁挺拔。他每天都锻炼身体，以使隆起的腹部缩小。

他走到大凸窗前，望着外面变暗的街道。烈性的伏特加酒使得他那疲倦的神经兴奋起来。总的说来，他一直干得还不错。1969年他为纽约的美国律师事务所打赢了他承担的第一起重大的案件，从而开始了他在事业上的突破。他对教父唐·卡洛·凯尔里的起诉获得成功，一时成为全国瞩目的人物。经过长期而艰巨的审判，他终于把凯尔里放逐回其老家巴勒莫。就在这一年，他同奥得丽离婚了。

奥得丽离开纽约前往巴黎从事时装设计工作，菲尔则到华盛顿，在司法部任职。虽然他的法律知识尚属一般，但是他的调查才能却很突出。一位前司法部长曾经称赞他说：“你会成为一名了不起的警察，你具有司法人员所需要的一切才能。”但是他除了想当律师外，从未想过要干其它职业。他是全美国很少几个经过几次政府变动仍能保持原来职位的律师之一。1977年他侦破了“朝鲜门”事件，但是后来在“为了国家安全”的名义下达成一项交易，允许英俊的南朝鲜花花公子金永山在法律规定的有限范围内作证。金永山拥有一半美国国籍，就连著名的律师学家利昂·加沃斯基对此案也毫无办法。金永山失踪了，但是他的同谋者顺姬这个朝鲜美人却再次出现。她现在在南朝鲜大使馆文化事务部工作，在首都重要社交场合中都可以看见她。

甲壳虫歌手唱着“米歇尔”，菲尔在想着顺姬。她有着迷人的微笑，秀美的面貌和乌黑发亮的披肩长发，一双会说话的眼睛令人心醉。在负责侦破“朝鲜门”事件时，菲尔审讯过程她，但是她态度镇定，沉默不语，始终忠于金永山。菲尔呷着伏特加酒，脸上露出微笑，他奇怪人们为什么指责来自蒙特纳州伊格斯阿斯候地方的某众议员在她东方式妩媚的诱惑下辜负了选民对他的信任。他决定去见顺姬。她肯定知道李炎法师的消息——他们俩人都是南朝鲜中央情报部的特务。也许看在旧交情上，她会向他提供一点情报。不管怎样，这位女士提供的任何情况都会是有趣的。

喝完杯中剩余的伏特加酒，他觉得有一点眩晕。他走到红色电话那里，在盘上连续按了几个钮，这是一位漂亮的加州姑娘的电话号码，她为军火工业的院外活动集团工作。

“喂？”她的声音听起来象什么人在另一间屋内啜泣。

“你好，格洛丽亚。”

“哎呀——是你……”

“是的，我刚下火车，我想……”

“不行，菲尔，”她打断他的话，“你决定去看你的妻子，然后又想叫我陪你，以为我可以随叫随到。”

“好人儿，就我一个人。我是拜倒在你裙下的那群奴仆的头儿。就我人一个，格洛丽亚，我双跪下，求你光临寒舍。”

“我这里有人。”

“谁？”

“我的上司，”她低声说，“就在我的卧室里，醉得不省人事。”

“但愿他的枪里有子弹。”

“去你妈的，菲尔。”

电话“喀嗒”一声挂上了。他走回到那扇大窗户前，点上一支小雪茄烟。正当他开始甩灭火柴时，他的手突然停住了。大街对面停着一辆汽车，里面坐着一个人，手里正拿着一个双筒望远镜朝他望着。他赶紧把火柴弄灭，迅速转移到墙上的开关那里，把灯全关掉，然后侧着身子悄悄走到那扇凸窗的旁边。那个望远镜上如果装有红外线传感器，即使在如漆的黑暗中也能看见他。他小心翼翼地把窗帘拉开一点。那辆汽车已经开走了。

他的上司曾经警告他说李谈法师手下的人都是些危险人物。布朗宁问过他，在这件案子结束之前，是否需要联邦警察局派人保护，但是菲尔拒绝了。他认为受人保护等于是丧失行动自由。

这时他有些怀疑，是否根本没有汽车。街上很黑，汽车是二百尺以外的地方。也许是他的想象？汽车、人、望远镜——也许是他的日益加重的妄想狂引起的幻觉？或是因为喝了伏特加酒，加上过度疲劳？或是因为周末过得无聊，那道伤疤在扩大，以及追踪李炎法师已经两年的而毫无结果等原因？或是因为属于开头字母的 CIA、DIA、NSA、FBI 这些组织的那些面色灰白、幽灵似的密探？或者因为他深深知道在为了情报机关可以放弃刚正不阿的制度不太可能

进行公正的审判？

菲尔把灯重新打开，拿起他的皮夹克，准备步行到威斯康路和M街交叉处的哈维咖啡馆喝杯酒。徒步走过4条街，可以确定他是否被人监视。

菲尔很喜欢哈维咖啡馆的气氛。星期天晚上，你在那里可以看到情报机关的头子、参议员、外交官和乔治敦大学的学生混杂在一起，但是他得注意，不要饮酒过度。哈维咖啡馆的柜台侍者是中央情报局的告密者。

华盛顿就是这样一个城市，到处都是告密者，漂浮在俄国伏特加酒的海洋里。

菲尔坐在长长的红木柜台前的一张高凳上，嚼着椒盐饼条，吮着一种带有怪味的普通葡萄酒。他在去哈维咖啡馆的一路上并未出现意外，可以肯定无人跟踪他。

菲尔从柜台后面的镜中认出了罗伯特·伯吉斯。这位面公灰白的中央情报局负责秘密活动的头子嘴里叨着一支香烟，他的同伴是个矮胖子，平头，长着一个球状鼻子。在邻近的一个小间里，参议员珀西和一位穿着讲究的沙特阿拉伯外交官正在共进晚餐。其它小间则被穿着牛仔裤和乔治敦大学学生和几个附近居民占有。橡木板墙上挂着装有镜框的英国人猎狐照片。在不为人注意的地方，摆着一些五颜六色的陶瓷制的骑马师人像。侍者都是一些靠做工自费读完大学的年青人。他们端着放有煎蛤肉和大壶啤酒的托盘，在铺着弹性砖片的地板上穿梭往来。录音机正在放布鲁斯·斯普林思廷唱的风行一时的《河流》。菲尔心想，如果把哈维咖啡馆放在道彻斯特旅馆后面铺着鹅卵石的一条小街上，它看上去会和那些古老的英国小酒店相差无几。他又呷了一口酒，怀疑餐馆老板之间在搞一个全国性阴谋，即用与拉沃里斯酒味道差不多的普通酒

供应顾客。

“再来一杯？”矮胖的柜台侍者有着一张红红的面孔和一头红发，然而认识他的人都称他为“怀特^①”。

“不要这种漱口药水味的酒，”菲尔回答说，“给我来点加冰块
的斯托立其那牙酒。”

侍者好奇地看着他，脸上挤出笑容说：“这就来，先生。”

这个柜台侍者的任务是向中央情报局报告他的顾客中那些重要人物的喝酒习惯和谈话内容。说来也巧，中央情报局的伯吉斯恰恰就在那边的小间里，这倒是很相宜的。菲尔点上一支小雪茄烟，心里想着司法部和情报机关中的那些不知名的密探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就好像双方是为两个不同的政府服务似的。

柜台侍者把酒放在柜台上，菲尔看着伏特加酒粗粗的酒纹慢慢地
在冰块四周卷曲起来。

坐在他旁边的那个人拍拍他的肩膀。

“对不起——我是否可以——我是说，我们是否可以先借几个
椒盐饼条吃？”

“请用，”菲尔说。他仔细观察坐在身边的这一对男女的面貌。男的下巴留着修剪得非常整齐、杂有灰色的小络黑色尖须，他的五官线条分明，很象雪貂。他的女伴看上去比他小 20 岁。是一个身材高大、举止端庄、骨骼突出的金发女郎。有着斯拉夫人的高颧骨，灰色的大眼睛和丰满的嘴唇，高耸的乳房仿佛要顶破紧身汗衫。她的样子很象美国向西部开拓年代的那些臀部肥大的妇女。她们同印第安人、同严冬、同贩牛大王斗争，一直活到 93 岁，在厌烦无聊中死去。在她们的晚年，她们喜欢坐在门廊上，爵着烟叶，眯着眼睛看着太阳升起照耀着 20 世纪。

^① 怀特：英文中是“白色”的意思。

象雪貂的男人两眼注视着酒杯，身材高大的金发女郎则在用不同的名字连续叫他，一会儿称他狄更斯·康拉德，一会儿又称他福克纳、海明威。

柜台侍者走近菲尔：“司法部情况如何？”

“你知道他们说些什么，怀特？”菲尔叹了一口气，“破案工作进展很慢。”

“不管有没有价值，我希望你抓住那个南朝鲜的假传经人。”

菲尔想摆脱他，问道：“在那边小间里的是中央情报局的罗伯特·伯吉斯处长吧？”

“我怎么知道！”怀特回答说，马上离开，走到柜台的另一关。

那个西部女郎提高了沙哑的嗓音。她转过身来，正对着他那矮小的男伴：“哈罗德，你可太像不象话了，已经过了3个星期，而你还没看！”

男人捋着胡子，左手放在她宽宽的肩上。“凯特，你要冷静些。你的小说我读了，读了两遍。”他的手从她的肩上落下，呷了口酒接着说：“我感觉你写得——嗯，太平淡。”

菲尔明白了，姑娘是乔治敦大学的学生。她写了一部小说，留胡子的男人是教她英国文学的教授。

“你说‘太平淡’是什么意思？”她追问。

“要学俄国作家，”他温顺地说，“我曾多次叫你研究俄国作家——叫你埋头阅读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高尔基和契诃夫的作品。”

菲尔笑了。这个西部女郎的灰色眼睛好像看到一大群印第安人翻过山脊跑过来，她准备去拿温彻斯特步枪。她从高凳上溜下，高大的身躯站在矮小的男人面前，把她的脸凑近教授，沉着、镇定而又怒气冲冲地说：“让托尔斯泰见鬼去吧！契诃夫见鬼去吧！”她端起酒杯，把杯中剩余的酒全泼在他头上，然后象一名被逐出赛场

的足球运动员，转身大踏步走出咖啡馆。

菲尔递给教授一条餐巾。

“谢谢。”教授边说边从脸上擦掉红色酒液，“我只不过是想对她讲实话。虚伪的赞扬没有什么意思，你说是吧？”

菲尔把剩下的伏特加酒一饮而尽：“我不懂教学，但是女人么，我倒懂一点。如果我是星期天晚上单独和一个长得象她那样的姑娘在一起，我会说喜欢她的小说。”菲尔朝柜台侍者喊道：“怀特，给我记帐。”

菲尔朝大门走去，但是一转念又改变方向，走到对面的中央情报局伯吉斯处长那里：“罗伯特，你今晚也有空到这种地方来？”菲尔问。

“你好，律师先生，”伯吉斯一面吸烟一面微笑着，指着他的同伴说，“这是托尼·索伦森，我的公众事务负责人。托尼，这是菲尔·里克，司法部副部长。”

那个长着球状鼻子的男人站起身来和菲尔握手：“很高兴见到你。”

菲尔注意到这个人的鞋。从一个人所穿鞋的样式一般可以看出他是否是中央情报局人员，该局人员都穿宽边鞋底并有罗纹、系带子的沉重鞋子。他们几乎从来不穿平底鞋。

“总统似乎已经取消限制了。”菲尔说。

伯吉斯微笑着：“我们现在非常希望现政府将使这个机构充分恢复它的能力。”

“你们当然这样希望。回头见，先生们。”

“祝你侦破李炎法师一案顺利。”伯吉斯说。

“多谢。朋友，隔墙有耳。”

在哈维咖啡馆外面的威斯康辛路和 M 街上，一个围着彩色披肩的少女坐在人行道上，用六弦琴弹奏着一支狄兰唱旧曲。

尔心想，她简直象是来自 60 年代的一个幽灵。

夜晚的空气温和醉人，步行这段不长的路程，回到唐姆巴顿街，他觉得惬意，但是他总摆脱不了一种令人心烦的感觉，似乎一张无形的罗网正在他向套来。伯吉斯到哈咖啡馆来干什么？他为什么提起李炎法师？我真糊涂为什么要过去和他说话？菲尔问自己，但是他知道为什么。那是因为：由于想起那条旧伤疤而喝酒过多、过去遭受一些挫折，以及始终担心受一个他不再理解的制度的摆布。他到达住所的前门，在把钥匙插入锁里之前，本能地看了看大街的各个地方。停放在大街上的那些汽车，里面都没有人。

菲尔进入起居室，打开电灯，走到他的办公桌旁，在活页记事本上写了一个名字：顺姬。他迅速脱掉夹克，朝屋子的远处角落扫了一眼。那 3 个装有李炎法师案件的棕色硬纸档案盒不见了。

第二章

水门公寓大楼这个结构复杂的庞然大物象一个混凝土制作的奇形怪状的蟾蜍，蹲伏在波多马克的河岸上。它的灯光就象这个原始怪物的两只一动不动、从不闭上的眼睛。楼层之间的黑暗部分被照亮，可看见一排排防止越墙的尖铁，好象这个怪物张开嘴露出的那些可怕的利齿。这座建筑物使人产生一种阴森凶恶的感觉。它好像是以建筑的形式预言在这里将发生那桩罪恶的勾当——它将成为永久表明这个建筑物是进行背叛的地方的标志。

顺姬站在10层楼的一个公寓房间的露天平台上。这天夜晚很暖和，没有月亮。红色的天空预示着暴雨即将到来。她穿着一件传统的黑色狄尔服，耳垂上的钻石闪闪烁烁，手腕上戴着象牙镯，全身散发出昂贵的法国香水的浓郁芳香。

她那弯弯的黑色大眼睛凝视着远处那些发出琥珀色强光的总统纪念像，她赞赏这些人像在设计方面的多样化：那个高大、干净的针形大理石上的华盛顿像；那些索奥尼亚式的圆顶柱上的杰佛逊像，古罗马圣殿上的林肯像……。她奇怪为什么美国人只竖立已经不在世的领导人的雕像。在汉城，到处都是X总统的巨大身像。也许美国仍然年青，还未能摆脱它的过过。

卧室平台的玻璃拉门开着，顺姬能够听到盥洗室内的淋浴声。洗淋浴的姑娘名字叫乔伊斯·雷蒙德。南朝鲜中央情报部的特工人员用计算机进行了几个星期的调查研究，最后选中了她。她为赌博工业的华盛顿院外活动集团工作，现年28岁，是一个漂亮的搞同性恋的金发女郎。

南朝鲜情报人员特别注意那些职业与履历同内华达州的美国下层社会的活动有着密切联系的人物。中央情报部人员知道该州的拉斯·维加斯城的赌场是由尼克·凯尔里控制的。凯尔里是X总统命令顺姬与之接触的西海岸黑手党头子。顺姬不知道总统命令她这样做的动机，只知道在她与凯尔里建立联系后，她将继续接到命令。

乔伊斯·雷蒙德的名字出现在南朝鲜驻美大使馆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制造的计算机屏幕上，另外还有几名候补者的名字，但是最后认为顺姬去找乔伊斯最合适。因为乔伊斯有着他们需要的那些关系，此外，由于她在性生活方面的癖性，可以保证她守口如瓶。

几个星期前，以讨论雷蒙德小姐的委托人向汉城赌场提供赌博设备的可能性为名，安排了顺姬和这位漂亮的院外活动集团成员的会见。

午宴在南朝鲜大使馆的装饰华丽的花园内举行。乔伊斯·雷蒙德的酒内被放入少量大麻粉，顺姬对这个毫无戒心的美国女人使出浑身解数。午宴进行得很顺利，并且可以说是很令人愉快，乔伊斯那一副动人的贵族式脸型上点缀着一双聪明的绿眼睛。她的金发从中间分开，两道波浪式的金黄色卷发衬托着她那椭圆形的面庞。午宴进行着，乔伊斯渐渐变得轻浮起来，顺姬故意多情地看着她，她也回报以同样的目光，并且随便地用手抚摸顺姬的手。这位庄严的南朝鲜艺妓，像一个完全掌握了技艺的大艺术家那样，有意识地、准确无误地选择时机。她维妙维肖地扮演了一个受到这位美国金发女郎诱惑的忘我的东方女神的形象。

她们呷着奶油似的阿马利特斯，顺姬把话题转到东方的文化。她谈到印度的《罗摩衍那》经，其中高度赞扬女人自然的自恋，并且认为女人之间相互吸引是正常的。

上个星期五，她们去看了一场外国电影，然后在一家精致美观的法国餐馆共进晚餐。一位是具有天资国色的东方姑娘，一位是古典式的西方金发女郎，吸引着在座男人爱慕的眼光，但是两位女人对他们的注意全然不理。等到她们吃完巧克力奶油冻，顺姬的样子很明显，只要乔伊斯要求，顺姬就可以唯她是从。

在突然下起来的春雨中，顺姬小心谨慎地驾驶着车，一直开到乔伊斯居住的水门公寓大楼前停下。她用手捧着乔伊斯的脸，开始使用印度维希奴神规定的那种使人疯狂的缓慢的口交术，她的嘴唇在乔伊斯的嘴上慢慢移动，她的舌头顺着美国姑娘嘴唇的柔软曲线舔着……顺姬有意识地以逐渐增强的方式吻着美国姑娘，与此同时用手来回抚摸着她颤抖的大腿，但是在她们炽热的口交达到高潮时，顺姬把嘴移开了，她长时间地注视着乔伊斯的绿眼睛。然后把她的嘴唇贴在乔伊斯的耳朵上，低声地说了一些乔伊斯以前从未听说过的话。她说的是西达·萨拉哈神关于女子同性恋的文本中的那些举行宗教仪式用的色情语言。顺姬听任美国姑娘解开她的罩衫，抚弄她丰满的乳房，但是当金发女郎的头朝着她的乳头低下去时，顺姬轻轻地躲开了，低声说：“现在不行，也不能在这里。”

乔伊斯恳求她留下来过夜，顺姬婉言拒绝了，但是答应另外再找时间。当乔伊斯离开汽车时，顺姬触摸了一下她的衣袖，最后看了她一眼。顺姬那搞阴谋的目光充满了诱惑力，同帕克遭到暗杀那天下午投给 X 将军的那种目光完全一样。

顺姬很快发动汽车，迅速驶离边道，她向后视镜中望去，看见乔伊斯一动不动地站在雨中，注视着汽车的尾灯逐渐消失。

这位漂亮的金发女郎每天都给顺姬打电话。顺姬故意吊她胃口，直到她急不可待才答应同她过夜。

淋浴声突然停止了，过了好半天盥洗室的门才打开。乔伊斯走